

封面题字：蔡恩义

顾问：张耀汉
崔九龄

编辑：李松亭
张俊哲

陕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三门峡第二彩印厂印制

1990年2月印

目 录

蔡迈轮自传·····	李松亭搜集 (1)
张汴战斗·····	罗莹琳整理 (10)
武装送款过陕县·····	张桂丝整理 (13)
“五四”运动在陕县·····	刘全生 (18)
回忆马志远烈士·····	张耀汉 (23)
陕州《民声日报》·····	刘全生 (27)
蔡迈轮与“老八师”·····	刘全生 (32)
冯玉祥三过陕州·····	刘全生 (36)
忆我在刘希程部起义前后的一段亲历·····	吕志远 (42)
刘希程起义前的反顽斗争·····	孟裕民 (46)
辛亥革命义士刘纯仁事略·····	刘永欣 (48)
国民二军在陕州·····	陈作玺 (51)
记1944年大营农民一次武装抗日战争·····	孟裕民 (55)
李启驰架机惩日寇侧记·····	孟裕民 (58)
日本投降后的陕县见闻·····	张俊哲 (60)
解放前的陕县学校·····	孟裕民 (62)
陕县私立豫陕中学始末·····	张俊哲 (68)
对陕县简师1942年春学潮的回忆·····	张俊哲 (72)
我对解放前学校的一点睹闻·····	牛学勤 (74)
记忆中的新生活运动及陕县城里新生活大礼堂·····	杨得兆 (77)
国民党陕县执委会述略·····	张俊哲 (79)
陕县国民党和三青团概述·····	孟裕民 (87)
陕县的“联席会报会议”·····	孟裕民 (93)
“军统”在陕县的罪恶·····	张俊哲 (97)

“中统”在陕县的罪恶·····	张俊哲	(100)
胡宗南陕县之行·····	孟裕民	(103)
陕县棉花市场发展前后·····	乔紫亭	(105)
忆陕县商业、帮会、会馆的兴衰·····	乔紫亭	(108)
忆观音堂市场的兴衰·····	乔紫亭	(111)
陕州南关“三兴源”商号经营纪实·····	张蕴整理	(113)
忆原陕州打包厂女工生活片断·····	张俊哲	(117)
陕州解放前的乞丐群落·····	张 蕴	(119)
略述陕县境内“红学”与“白学”之始末·····	水惠连	(123)
对陕县“红枪会”“白水符”的片断回忆·····	苏 兴	(126)
对陕县“青帮”的片断回忆·····	张 蕴	(130)
“一贯道”在陕县的流传和覆灭·····	张蕴整理	(133)
姚懿墓发掘纪实·····	何康民	(137)
豫西乡音方言之探古·····	杜志勇	(140)
陕县基督教长老王智新生前的		
自述·····	牛学勤、张俊哲整理	(142)
原文照登·····	李松亭	(146)
——《人民政协报》消息·····		(146)
——李家钰传·····		(147)

蔡迈轮自传

李松亭搜集

我原籍河南省陕县大营镇，1915年生在一个有一百几十亩地的地主家庭中。祖父蔡彦春，祖母刘氏，已死；父亲蔡清江尚在，现年已七十余岁，母亲郑氏已死，有继母曹氏。现在我的父亲和继母都在原籍。解放以前，我祖父和父亲都在家雇工经营土地，靠剥削为生。我有一个弟弟蔡劲轮，系转业军人，现在河南焦作市作税务工作，其爱人王蕴如在焦作影院工作。我有四个妹妹，大妹蔡鉴华，超令团员，现随其爱人李省（党员）在宁夏青铜峡工程局工作；二妹蔡锦华，现随其爱人阎佐亚（党员）在河南临汝梨园煤矿当家属；三妹蔡瑞华（党员），现在新疆昌吉县人委工作，其爱人孔令禄（党员）在乌鲁木齐中国科学院分院工作；四妹蔡风华（团员），现在河南陕县林业局工作，其爱人赵国志（团员）在杞县林场工作。我爱人刘之一（党员），现在中南局人保处帮助工作。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蔡石松（预备党员），现是河南师范学院政教系讲师，小女儿蔡石柏（团员），现随我在华南师院附中上学。

我一九二二年（七岁）到一九二九年（十四岁）在家乡上小学，也读过一段私塾；一九二九年夏考入河南省立陕县中学，一九三二年夏毕业。这十来年间家乡兵荒马乱，又加上蒋、冯战争时学时辍，没有很好地读成书。一九三二年夏考入河南省立安阳高中，一九三五年夏毕业，这一段情况较好，还算按步就班读了三年书。一九三五年夏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我在

这个学校读了两年书，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华北沦陷，我也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这两年，是我政治生活发生变化最大的两年。

一九三五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一方面是日寇步步紧逼，时局极为动荡；一方面是广大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激于义愤，纷纷起来要求参加抗日救亡。这时，我和广大进步青年一样，都急切渴求革命知识，除读了一些一般的社会科学书籍外，也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经典著作，这就给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一个初步的思想基础。这一年的冬天，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就和许多同学都参加了这次运动，以后的历次运动，我都参加了。第二年（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又经同班同学，当时的地下党员李践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担任小组长；同一时期，我又经同学刘大震介绍参加“北平新文字研究会”。从此，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一九三七年五月下旬，我因母亲病故，请假回家，正待返校时，“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七·七”事变后，平、津学生都成了流亡学生，我就和从北京回来的杨静峰（东北大学学生）、宁兆义（民国学院学生）在陕县联合一些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前后有四、五个月。中间有一段，我和杨静峰到西安，宁兆义到开封，曾一度准备复学（这时东大迁西安、平大、师大在西安成立临大，民院通知他们的学生到开封河大），后来又感到没有意思，都又跑回来了。

一九三八年初，我通过卢氏朱阳关小学校长关周光的关系（关与北平新文字研究会有联系，一九三七年夏他持该会沈厚的一封信找到我家，我们才认识），沟通了我和灵宝地下党员、灵宝县委书记张俊杰（又名张午影）的关系。这时，张找到我家和我

谈了一个通宵，了解了我的历史情况，也了解了我在陕县作救亡工作的情况。他以为我是一个党员，我说我是一个民先小组长，他就征求我对入党的意见，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地下党员。我高兴极了，立即向他表示要求入党，他就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当晚我就填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张表）。第二天他临走时还对我说，有关我入党问题还要请示豫西特委批准。一下等到三月二十五日，张俊杰才又到张汴小学（我刚任该校代理校长）正式宣布组织批准我为正式党员，无后补期。这个三月二十五日，就是我入党的生日。

我入党后，组织要我在陕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时我即以陕县张汴小学作掩护来进行工作，张俊杰也往这个学校派了两个教员，其中一个党员许重山（洪影）。我们在灵宝县委领导下，先后在这个学校教职员中发展赵群一、杨静峰、狄俊民、秦耀泽、吕登台等入党，建立了支部，以后组织慢慢向外扩展，我们又建立了中心支部（相当区委），我任书记，赵群一任组织委员，杨静峰任宣传委员。同年九月，我被县教育局借口“资格不合”免去代理校长职务，我们都离开了这个学校，专作党的工作。这时，全县已发展了几十个党员，经豫西特委批准成立陕县县委，我任县委书记，赵任组织部长，杨任宣传部长。从此，我们就直接受豫西特委领导，当时特委书记是王志杰，住洛阳桑园街十号，我就是经常和他联系的。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豫西特委取消，河南省委负责人也有了新的变动，书记刘之久，组织部长王志杰，宣传部长郭晓棠，同时，在省以下各地都建立了地委。陕县、闵乡、卢氏划为一个地委区，叫陕灵地委，省委派刘道安任地委书记，陈少景任组织部长兼青年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仍兼陕县县委书记。但时隔不久，刘、陈都先后被省委调走，又决定我任地委书记，赵群一任组织部长（均仍兼陕县县委工作），并交待了外地迁往卢氏学校的党

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也接上了。这时，我们就和省委直接发生关系，省委住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我也去过几次八路军办事处，王志杰、郭晓棠也到我们那里巡视过工作。

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于形势变化，怕出问题，省委把我从陕县调到宜阳工作，我到宜阳又经武子卓介绍到城内县立一小当了教员。不久，宜阳城内总支成立，张雨天（县中教员）任总支书记，路洪涛（县一小学教员）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这一时期，我们依托学校作了一些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也发展了一些党员。我在宜阳工作约四、五个月。

同年暑假，新宜洛地委（书记为邵文杰）又把我从宜阳调到新安，先在寺村小学教书。这个小学原有三个教员（贾本德、毛子方、韩耀力）都是党员。到了九月，原县委书记王文常被捕后，省、地委即决定我任新安县委书记，并参加地委为委员。当时新安县委共四人，除我之外，尚有组织部长王文杰，宣传部长路洪涛（亦从宜阳调来），统战部长李之放。我任县委书记不久，即由寺村搬羊寺韩耀力家住，专作党的工作。第二年（1940年）春，我又以羊寺小学教员作掩护继续进行工作。这个学校，当时是我们党控制的一个学校，校长张耀堂和教职员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党员。我在新安县委共工作一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时期，党的方针任务主要是巩固隐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这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一九四〇年十月，省委又调我到伊川县委工作，公开职业是下范小学教员。这个学校当时也是我们党所控制的，校长是马玉彬（联保主任、地下党员）兼。马玉彬调走后是宋聘三（地下党员）兼，教员绝大部分也是党员。我到伊川不久，洛阳地委书记符晓白（又名符震）就决定我和伊河西的成解联系，负责伊西工作。在伊川有个特殊情况，工作总是地委书记抓的，我在这里工作九个月，县委没有开过一次会。这一段党的方针任务还是巩固

隐蔽。这个地区在这一个时期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地委通知我和李毅章（伊川县委书记，当时在半坡小学教书）到延安去学习，还给我们百十元钱化装成卖菜商人，并告诉了进边区的路线和目的地——照金。这样，我们两个一路就在七月一日从伊川出发了。我们是化装卖菜商人去的，经小桥进入边区，到照金后，我们即见到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这时，河南其它各地的同志也都先后陆续到达了照金，大约有一二十个人，我能记得的有：苗化铭、赵天锡、李之放、赵群一、刘清源、王桂五、郭洪生、王舟平、赵致平等，聚齐后，就由王志杰、郭晓棠带领我们上延安。

我们到延安，先往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八月，入中央党校学习，我编在四十五班，和赵致平是一个小组。

在党校学习不到半年，一九四二年一月左右，河南省委在延安又建立起来，不久又搬关中马栏工作，这时，省委书记为王志杰，组织部长为危棋之，宣传部长为郭晓棠，苗化铭是秘书长。省委这时调了一批干部到省委机关工作，我也被调去了，先当秘书，后到调查研究室工作，随王志杰向调进来的同志作社会调查，整理材料。

省委机关在马栏工作约一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结束，结束时有一批干部随省委回到了延安，有一批干部则留在关中分配工作，我留下分配在关中专署作事务秘书，我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

一九四三年七月，组织从关中分区调一批干部到延安行政学校参加整风学习，留在关中工作的河南同志都调去了，我也调去了。我们一到行政学院，正碰上运动的高潮——“抢救运动”。这一段没有审查我的问题，我还担任过小组长。审查我的历史是在抢救运动之后十一、二月间，审查了一个多月，过了年（即一九四四年）又把我编在临时班学习，在临时班十来个月，经过调

查甄别，作出结论：无问题。也没有任何遗留问题，组织就决定调我回河南工作。

到河南去的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集中到中央党校作准备，最难忘的是我们在临走之前，还听了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作的报告，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幸福和兴奋！我们是十二月八日随王树声同志部队，从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出发的。这次的行军路线是：经米脂、葭县、过黄河，绕晋西北，过汾河，过同蒲路，经太岳，再过黄河，行程两千余里，走了两个多月，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才到达河南浍池。这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叫豫西二分区，我就在这里被地委分配到陕县任县委书记。

我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初到陕县的，这里是一个刚开辟几个月的靠边沿的新地区。那时党不公开，我对外名义是副县长，县长是薛文高同志。薛文高原为我五十九团政治部主任，陕县在一九四四年底开辟时，组织就派他在陕县负责全面工作，他在敌后工作多年，很有经验，特别是我们在陕县解放区发动的“打倒旧田赋”的群众运动中，我是向他学习不少东西的。最痛心的是这一年五月下旬在“豫西事变”中（由浍池上官子平五月二十六日叛变开始，而后蔓延整个两个区）由于我们县政府警卫中队混进了敌人（中队长周子涛等），我们陕县在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也发生了“王彦事变”（王彦是当时我们县政府驻地）。本来在事变中，薛文高和我们都跳出墙出了村，只是因为他正发疟疾，在村外又叫敌人追击了一段，他面色苍白，口吐黄水，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他却中途昏迷而与世长辞。同我们一路出村的共八个人，除我和薛文高外，尚有县农会主席刘冰，抗大招生人员洪涛，薛文高的警卫员张尖牛，我的警卫员韩洪乐，县政府的事务长宅吉和薛饲养员。当天，在王彦村内牺牲的有三个同志：一个是警卫中队指导员范仲华，一个是洪涛带的通讯员，一个是十八

团的彩号。当时县委除我和薛文高外，尚有王炳阳（县民政科长，事变中牺牲在官前回王彦的路上），乔腾霄（县司法科长），杨荣新（县公安局长）、张志杰（官前区长，事变后拉区武装上山，被敌包围弹尽援绝，牺牲在官前）。豫西事变后，经过我们主力部队集中剿匪一个来月。局面才又重新恢复起来。这以后县委只有我、乔腾霄和杨荣新三人（同时也有谢晋谷、曲成书，但都工作不久就调走了），我们在那里重新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坚持斗争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日寇投降不久，蒋匪四十军即开始向我们根据地进攻，敌人炮火首先打到我们王彦，我们退到熊耳山。随即接分区通知要我们往新安北部撤退。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整个分区就奉命撤到黄河以北的济源县，在济源地委召开了一个检查总结工作会议，主要是检查豫西事变问题。在这个会上，大家给地委书记刘聚奎、司令员韩均、专员贺崇升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特别是对刘聚奎意见最大，他检查了好几次才过了关。大家的主要意见是，认为地委在初开辟这个地区时，大量收编了地方土顽武装（如收编浉池上官子平为“独七旅”，收编洛宁李桂五部为“桂五旅”，这些家伙都叛变了）无原则地在武装问题上讲统一战线，在政治上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指导思想，也曾直接影响到各县。这次事变，使整个二分区共牺牲干部约七十人，是一次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济源会议后（十月份），又决定成立豫西工作委员会（简称“豫西工委”，我又调豫西工委工作。工委书记是贺崇升（兼），刘道安，委员有邵文杰，赵天锡（组织委员）和我（宣传委员）。工委机关设在济源训村，后搬到阳城向阳坡，主要任务是对豫西进行地下工作。我们在工委工作将近两年，最后一段我们还到晋南新解放区参加了几个月的土改工作。

1947年8月，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我们又随陈（赓）、谢

(富治)大军从茅津一带南渡，豫西再度解放。组织又决定我任陕县县委书记，县委当时有四人，除我之外，尚有副书记王重华、县长韩路光（第二年元月初地委又派吴道乙任县长，参加县委，韩调为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贾峰。开始，我们在大军掩护下，做了两个月发动群众和土改工作，发动了广大农民和观音堂煤矿工人，在各地建设了农会，在观矿建立了工会。十月下旬，我大军撤离豫西，蒋匪军胡宗南、马鸿奎等相继东下，地方土匪武装也纷纷掀起。我们就组织起工人和农民武装上山拉游击。这一段我们仍然顶在边沿。敌强我弱，打仗频繁，时间之长及艰苦程度远远超过抗日战争时期。但由于接受了“豫西事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所论织的工农武装（主力是一个县大队和两个区队，共500余人，其它民兵不计在内）始终是巩固的、坚强的，战斗力愈战愈强。一般地方在匪我们完全可以应付，遇到蒋匪正规军则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只有一次，即1948年1月28日，开始，蒋匪裴昌辉部六个师还有大批地方土匪配合向我整个洛阳分区大举扫荡，整个洛阳分区被敌人占领。分区和各县武装有的撤到黄河以北，有的撤到洛阳以南，我们县是到黄河以北的。在这次大扫荡的第一天。我们有一个中队在头峪被包围，受到严重损失，韩路光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大概一个多月以后，蒋匪军正规部队撤走，我们才重新打回来。四月，洛阳第三次解放，整个形势大大好转，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一些。不过，这时各县的土匪（包括新安、渑池、宜阳、洛宁、陕县以及山西垣曲的土匪）约数千人都集中在观音堂一带，还不断向我杜口一带进攻，我们都和他们打过仗，每次都给敌人以重创。以后我们配合分区部队，将敌人从观音堂赶到张茅以西，并不断向敌人进攻，成段地歼灭敌人，这才使敌人由强变弱，我们由弱变强，我们完全处于主动进攻地位。这就是1947年8月到1949年春的整个情况。

1949年3月，灵宝分区改为陕州分区，陕县、洛宁、渑池三

县示由洛阳分区划归陕州分区，分区领导机关亦由卢搬迁到观音堂，我亦由陕县调陕州地委任宣传部长。这时地委书记为李陶庭，司令员为邵庆祥，专员刘绍南，组织部长为赵群一，地委秘书长为刘帝。从这一年夏天开始，分区领导机关搬到虢镇，在全区展开大规模剿匪（四野还调了一、两个师参加剿匪），一下剿到年底，才把土匪肃清。这个地区的土匪，枪支很多。光灵宝一个县就收缴枪支一万余支。我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参加管剿匪宣传工作和一份《剿匪导报》，宣传群众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

1949年底，土匪肃清，分区领导机关由虢镇搬回陕县城内。我就在第二年（1950年）一月被省委调郑州市委任秘书，过了一年又改任组织部长，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六月止。我共在郑州市委工作四年半，当时市委书记赵武成，市长为宋致和（赵调走后宋任书记）宣传部长为张增敬，以后为吕英，工业部长为李亭，市委委员还有王均智（副市长）、刘必（公安局长）、延新文（郊委书记）等。这一段市委的中心工作，主要是恢复经济、郊区土委、镇反、三反、五反、整党建党、转工业建设等。

1954年6月到1956年6月，我调河南省民政厅任副厅长（厅长是施德生）。其中1956年的上半年，我又调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半年。

1956年7月到1962年6月，有六年时间，我调河南省人委为副秘书长，并先后兼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和省人委办公厅主任。1962年6月到1963年3月住疗养院。1963年4月调来中南局直属机关党委任副书记。

写于一九六七年

（本文搜集者李松亭，41岁，灵宝县大王乡李家寨人，大专毕业，现为陕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张 汴 战 斗

罗 莹 琳

陕州城第二次解放后，长期在陕县境内为非作歹的残匪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纷纷集结到被我八路军从黄河以北赶过来的反共老手、垣曲支队刘汉山匪部盘据的张汴原。灵宝县李子魁、王二旦匪部；洛宁王国基匪部共约三千多匪徒，也匆忙汇集张汴原上，妄图凭借张汴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伺机反扑。其具体分布是：刘汉山的垣曲支队350余人盘据在西过、曲村、庙后，营部设在窑底；秦生福的保安团400人驻西王、小庙后一带；霍俊法的“清剿队”400余人驻在大刘寺、小刘寺一带；王铭江、李克俭、魏十五残匪300余人驻在庙后一带；洛宁王国基匪部300余人驻在北寺院一带；灵宝李子魁残匪500余人驻在康庄、卢家庄一带；灵宝王二旦残匪500余人驻在寺古洼、前坪、孟家山一带。

四八年五月二日（二次解放陕州城的当天）下午，在我军五十团团部（原陕州银行院里），肖团长主持召开了有我县有关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大家根据残敌在张汴原上集结的情报，研究了战斗部署。会上，肖团长命令五十团留守处的同志和一个连的兵力，由张振华参谋长带领，协同陕县地方人民武装力量参加张汴原战斗，自己率领五十团主力一千五百余人赴灵宝去追打其余顽敌（注：当时肖团长尚不知灵宝李子魁等匪部也逃入张汴一带）。

剿匪的军事计划与路线是：第一路，由杨安华、毛书堂同志率县大队第三中队170余人从韩庄出发，经柳林、大峪口直插刘寺村南面高岭处，占取张汴原制高点，卡断残敌南逃入山之路；第

二路，由许占容、张永周同志率县大队第一中队和三区队260余人，从陕州城出发，到混水沟直插段寨，堵住残敌向张村原逃窜的去路；第三路由张振华参谋长率五十团一个连和留守处同志200余人（配有重型火力），经卢村到张汴北营顺大路直插原心，专打固守张汴原的顽敌；第四路由蔡迈轮、刘纪章同志率一、二、六区队200余人，经温塘村、岔里、荆家珂窝、南北营、直插庙后；第五路由吴兴双率县大队第五中队约80余人，从牛王庙出发，顺卢村到张汴的公路，直插张汴，途中与第三路五十团会合而上；第六路由县大队第五中队第六班班长高廷哲同志率本班8名同志，从牛王庙出发，经十拜王村、土桥、七里铺、桥头，直插五原南边山上，在鸡毛岭一带，堵截残匪下逃之路。

五月四日拂晓前，我县大队吴兴双同志率领的第五中队与张振华同志率领的部队沿大路到达张汴前原下面。不久，敌人发觉我军，即在山疙瘩上向我军喊话：“哪一部分？”吴兴双当即命令二班长苏长兴同志带本班战士往上猛冲，并向敌人甩去几颗手榴弹，敌人连忙后撤。五班长郑胜英机智灵活地带领全班战士追杀过去，从敌人手中夺回了一挺“柏拉林”机枪，还抓了12个俘虏，于是战斗打响了，当五中队乘胜前进，冲到庙后村边时，突然从东北50多米远的麦地里窜出100多个亡命之徒向五中队猛扑过来。恰巧县大队一中队朱克军带一个排赶来，从侧面向敌人冲杀过去，吴兴双中队长命令张金平率本排40多名战士从正面迎击敌人。我两个排互相配合，用机枪先扫倒了前边扑来的敌人，后面的敌人顿时就乱作一团，纷纷交械投降。与此同时，我县大队许占容、张永周同志率领的第一中队和三区队由段寨向张汴推进时，也和敌人接上了火。激战中，由于我军行动迅速，火力强，段寨、张汴之敌急忙向西王撤退。这时，张汴原北面由蔡迈轮同志率领的一、二、六区队，在北营也与残匪相遇，迅速向敌发起攻击。接着，县大队由杨安华、毛书堂同志率领的第三中队全体指战员，

从张汴原刘寺南面的制高点上也压了下来，向霍俊法的“清剿队”发起了强攻。县大队第五中队第六班高廷哲带领的8名战士黎明前赶到五原南山后，被巡逻的敌人发现。敌人便向六班扫射，六班战士立即还击，并翻过深沟向敌人冲杀过去。敌人见势不妙，就拼命往岳庙方向逃窜，六班在时紧追。这股逃匪还没到岳庙就听到岳庙方向枪声大作，便吓得魂飞胆裂，马上向赵庄沟溃退，恰与六班8名战士相遇，经战士们英勇战斗，毙敌20多个，俘获30人，接着高廷哲等两个同志又抓回了14个匪徒。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天已发亮。张汴一带的匪徒败退到西王后，窥到我军身穿灰军装，知道不是正规部队，就开始反扑，与我县大队张永周同志指挥的第一中队在岳庙岭展开了新的交锋。在此关键时刻，张振华参谋长和蔡迈轮书记率领的部队赶到，用两挺重机枪架到天王庙戏台房脊上，向敌人猛烈扫射。张参谋长还命令迫击炮向盘据在西过、西王、刘寺、曲村、窑底的残匪及其机枪阵地进行轰击，顿时，敌人的机枪被打成哑巴。残匪混乱一团，纷纷向寺古洼西边和南边逃窜。

这次战斗从拂晓开始，至早晨九点钟左右结束，约六个小时，共毙敌81名，伤敌300余名，俘敌500余名，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30挺、步枪600支、子弹二十多万发。

张汴战斗是开辟陕县解放区新局面的一大胜仗，也是豫西地区我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土顽战斗的一次大仗。这次战斗的重大胜利，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我县的革命大好形势，为解放陕县全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以上材料是根据蔡迈轮、赵禄顺、孟转运、高廷哲、吴兴双、张永周、任群芳同志提供的材料以及段景庄、员复生、张明君及张汴有关身临其境的群众见闻整理而成的。）

（本文作者罗莹琳，陕县李村乡人，现任县志总编辑室副总编辑）

武 装 送 款 过 陕 县

张 桂 丝 整 理

1946年深秋，太岳军区五十八团团长北沙同志奉中央军委指示，率领一支三百多人的轻骑队，从平陆县出发，武装护送一份重要密电码和五千万法币，到卢氏援助正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五师。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它的成功可以促进黄河两岸革命根据地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对壮大革命力量，钳制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都有着一定的作用。

五十八团虽是一支新建部队，但北沙同志却是位智勇双全，有丰富的敌后游击战经验的“老”同志，曾任军分区情报处处长。他受命后，即抽一、三、五三个连队，组成送款轻骑队。为了扩大声势，我方对外把三个连的兵力声张为三个营的兵力，番号“五十八团”。军区给每人发一套新军衣，一双新鞋，让他们全部佩带“十八集团军”臂章，并将战士们使用的旧式武器统统调成清一色的日造“三八式”步枪。同时，北沙同志还报请军分区同意，让分区樊参谋随同。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一连担任前卫，三连担任后卫，五连掩护电台和携带巨款等。

鄂豫陕军区建立于1946年8月，驻卢氏、洛南一带，文建武同志是军区司令员。五十八团出发前，延安总部转告，迎接他们的是鄂豫陕军区第四军分区闵学胜司令员和政委黄林的部队，他们已转战在距陕县张村南边二、三十里的山区。平陆县、陕县虽一河之隔，但因黄河南岸的大小渡口都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驻守；陕州城附近又驻有国民党河南省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李

群娥的保安旅，各乡、镇还驻有警察所，乡中队等地方武装。所以五十八团要抢渡黄河，穿越敌占区实在是困难重重。

夜渡史家滩，奇袭警察所

1946年11月15日零时，轻骑队秘密进入平陆县的蒋窝村，抢渡对岸敌人防守得比较薄弱的渡口——史家滩。

虽时值初冬，但黄河两岸已寒风刺骨，冷雾弥漫，黄河水深流急，掀起的巨浪声震耳欲聋。“自古黄河无夜渡”，加上有星无月，能见度很差，夜渡者随时都潜在着极大的危险。摆渡半辈子的老艄公李三（绰号“三门峡泥鳅”）也提心吊胆。开船前，他偷偷地杀了一只大公鸡滴血祭龙王，默默地祈祷此次夜渡成功。水性好的侦察员黑娃受命撑着羊皮筏子先送尖兵连渡河，他们迅速地抢占了史家滩渡口。战士们乘的用铁丝和木橛子捆扎起来的镇铁大船，行至河心时，对岸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此刻，船身猛一偏，擦着暗礁，发出“咯吱”，“咯吱”的尖叫声。人们都惊出一身冷汗，艄公李三这时猛地来了个急转弯，才避免了船毁人亡的危险。正当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船又陷进了浅水沙滩，会游泳的同志在李三的安排下，进水推船。这时的守敌早已吓得钻进了炮楼，战士们很快地登上黄河南岸，急速前进。

当战士们进入磁钟乡杨家窑村西时，和村内驻的警察发生了激战，狡猾的敌人在战士们的追击下，退到一座地坑院内，钻进窑洞，利用窗户向外射击。为了防止敌人尾追，排长铁娃点燃了几个麦秸垛，顺崖头推到敌人钻的窑门口，顿时，浓烟滚滚。枪声、鸡鸣狗叫声惊动了周围的村子，西边磁钟方面的敌人鸣枪扑来，敌人被调虎离山，战士们迅速地向西南方向疾进。

智擒保安团，夜上三角山

16日黎明，一连进入青龙涧大河川，与三连失去联络。他们边走边等，当行进到朱家沟时，突然听到原头上有人高声大喊：“下边是哪一部分的？站住，不站住就要开枪了！”边喊边